



峨眉

上

峨嵋◎著
大道无情，
我心有情。
寂寞长生，
与君相依。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哪怕前途遍布荆棘，我亦无畏，为你变成世上最强者！
起点人气**峨眉** 千万点击，过万收藏，
甜文女王 数月蝉联起点月票PK榜、
全力打造清新萌系修仙力作 粉红月票榜、订阅榜No.1
闷骚傲娇的冰山师兄VS扮猪吃老虎的坑爹小师妹
演绎史上最温馨浪漫的仙侠奇恋

娥媚

上

峨媚◎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娥媚: 全2册 / 峨媚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436-8699-1

I. ①娥… II. ①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81427号

书 名 娥 媚

作 者 峨 媚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耀辉 E-mail: liuyaohui0532@126.com

特约编辑 李文峰 七 殊

封面设计 长 虎

版式设计 梁 霞

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00mm×980mm)

印 张 36

字 数 450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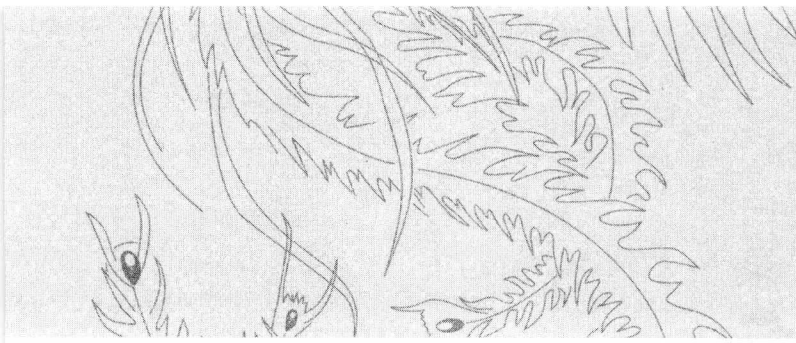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436-8699-1

定 价 55.00元 (全2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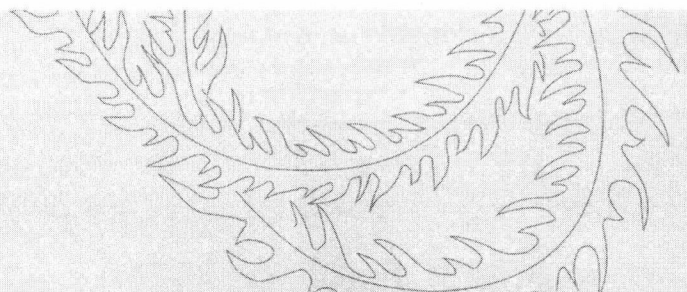


娥媚

目录 上

灵山卷

第一章	跟我走，包吃包住	3
第二章	比天才更稀罕的极品	18
第三章	不要好的，只要贵的	36
第四章	让炮灰来得更猛烈些	56
第五章	一失足成千古恨	67
第六章	物似主人形	77
第七章	师妹控	118
第八章	变数	133
第九章	让别人无路可走	168
第十章	同门潜规则	188
第十一章	趁火打劫	208
第十二章	逃出生天	246
第十三章	一人有一个秘密	2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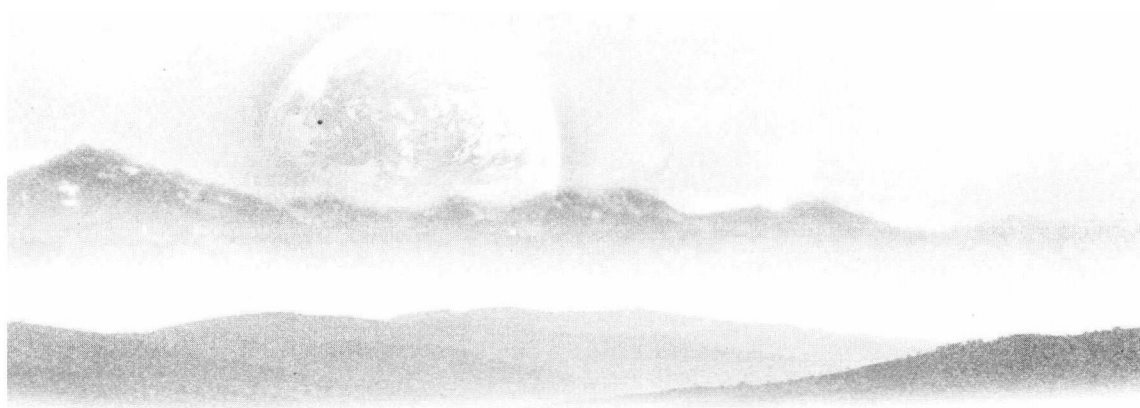


妖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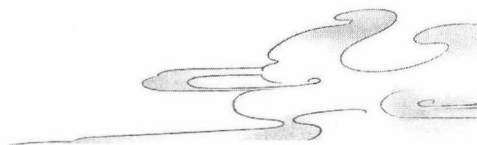
目录 下 沧海卷

第一章	生财之道	295
第二章	郎骑竹马来找抽	316
第三章	坐地分赃	334
第四章	低调做人，高调放火	353
第五章	把逆天进行到底	369
第六章	因祸得福	395
第七章	妖狐郎君	417
第八章	谁教坏她的	454
第九章	尹子章的过去	480
第十章	丫鬟中的代表	489
第十一章	长生仙火	513
第十二章	问道心	534
第十三章	绝世朱颜	548

灵山卷



第一章 跟我走， 包吃包住



血腥味，浓烈得令人作呕……

广场上的两根大铜柱上，牢牢地捆绑着血肉模糊的一男一女，两人的嘴巴都被麻核塞住，说不出半个字。

广场两侧罗伞下坐着十几名艳妆华服的美丽女子，都是当朝太子的嫔妃姬妾。就在几日之前，广场中那个正被施以酷刑的女子还是她们中的一员，此刻却成了这般模样。

铜柱上的两人赤身裸体地被渔网紧紧裹住全身，两名负责行刑的刽子手掌中各执一柄柳叶小刀，银光一闪，便是一片血淋淋的皮肉跌落在一旁的铜盘中。两名刽子手神情冷漠，似乎在他们手下身受凌迟酷刑的只是两块没有生命的木头，毫不迟疑地挥出一刀又一刀……

她坐在广场前的高台上，被一身玄黑绣金龙锦衣的太子殿下搂在怀中，只觉得寒冷，彻骨的寒冷。那一声声惨哼好像催命的咒语，让她止不住浑身发抖。她很想掩住耳朵逃离这一切，但是她不敢……也不能。

察觉她的颤抖，太子殿下发出一阵低沉的笑声，将她搂得更紧了一点，低头咬着她的耳珠，懒洋洋道：“我可怜的小美人被吓坏了？别怕，你乖乖地听话，我会好好疼你的。”

听话……听话……如果她不听话呢？她完全不敢想象等待她的会是什么……

耳朵被咬得又痒又痛，灼热的气息喷在她耳中，激起了她又一阵颤抖，她紧

紧闭着眼睛，希望那两个刽子手能够快快给受刑者一个痛快，也希望抱着自己的太子殿下也给她一个痛快……她总觉得在下一刻，这个男人就会毫不留情地咬下她的耳朵，然后一口一口将她生吃下去。

她努力控制身体不要因为过度的害怕和羞辱而闪躲，她太清楚，每次不自觉的轻微闪躲，都会遭到惩罚，她越想逃避，最后受到的羞辱折磨就会越彻底。

两人在台上亲密相拥的模样，放在平时，不知道要羡慕多少东宫妃嫔，但是现在所有人都被广场上惨无人道的血腥场面震得心神大乱，心底里隐隐同情起那个被搂在太子殿下怀中的少女来了。伴君如伴虎！尤其是一只嗜好血腥杀戮又喜怒无常的恶虎！

浓重的血腥味似乎大大刺激了他的情绪，他毫不忌讳地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将手滑入她层层衣衫之中，肆意揉捏起她的身子。

有人可以救救她吗？强烈的日光刺得她眼睛有些睁不开，而站在台上伺候的太监宫娥一个个退到了台边，转开脸不敢多看这边一眼……

“乖乖地听话，知道吗？”低沉警告在耳边响起，身体被举起，一把压在前面的冰凉青玉案上……

这是噩梦，只要醒来就好！只要醒来！

用尽全身的力气，朱朱猛地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已经开始发黄的土布帐子，空气中飘浮着山中特有的清新草木气息，不是那浓厚得仿佛要将她淹没的血腥气……

她定定心神，默念道：“那是噩梦罢了……”

失控的心跳慢慢平复下来。朱朱坐起身，看着房间里简单到简陋的摆设，只觉得一阵轻松，有种近乎劫后余生的感觉。她随手披起衣服，像个游魂般走到厨房，侧头想了好一阵都没想明白为什么自己好端端的老是做这样的梦。她看不清楚梦里那些人的五官轮廓，却清楚地知道他们的身份过往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甚至当她身陷其中成为女主角的时候，她好像拥有了另外一个人的记忆，知道“她”身上曾发生的所有事。

梦醒了，一切又再度模糊起来。

低头看看面前铜盘里自己的倒影，朱朱深感郁闷——一张典型的淳朴小村姑面孔，还是面黄肌瘦营养不良的那种，眼大而无神，眉毛稀疏，鼻子又扁又小，梦里那些小宫女大概都比她漂亮一百倍，那个什么太子会喜欢这种乡土风格吗？

朱朱百思不得其解，她明明记得自己不过是个父母双亡的小孤女，跟着外婆

逃荒到这个小村落户，半年前外婆也走了。在她贫乏的记忆里，别说什么皇宫太子，就连个像样的芝麻绿豆官都不曾见过。

那一幕幕感觉朦胧又真实的场景，她是怎么幻想出来的？！

一个梦而已，想那么多做什么？朱朱翻个白眼，认命地转身去生火做饭。

一大一小两碗野菜汤面刚刚做好端到桌上，屋门就被人从外边粗暴地踹开，一个看上去十七八岁的青衫少年大步闯进来，背着光也看不清楚他面貌如何。

少年瞄了眼桌上的野菜汤面，皱起眉头恶声恶气质问道：“就吃这个？！我昨天拎过来的两只五色锦鸡呢？！”

朱朱被恶客吓了一跳，反射性地倒退几步，噤嘴道：“早……早上吃太油的不好，我……我……我中午做给你吃行吗？哎哟……”

一句话没说完，耳朵就被青衫少年伸过来的爪子一把揪住，一张脸凑到她面前骂道：“你猪脑袋里装的什么东西？我跟你说了，今天一早要出发到圣智山拜师，去了就要一直留在山上，中午还吃什么五色锦鸡？”

近处看得分明，少年长了一副极好的容貌，剑眉星目，五官精致俊雅中蕴含了一丝妖魅冷然，就算横眉竖目地发火，也依然好看得很。

少年挑起左边眉毛，那眼神明明白白地表示：如果没有一个让他满意的交代，他会拧掉她的耳朵！

朱朱痛得眼泪汪汪，低声下气道：“那……那我现在去做给你吃……”

青衫少年重重地哼了一声，松开她的耳朵道：“等你做好天都黑了，还怎么赶得及出发？行李收拾好了没？赶紧吃完了跟我走！”

“啊？行李？”朱朱一脸茫然，她记得少年前两天曾跟她说过要上圣智山拜师修炼的事，但是他家在隔壁，又不住她这儿，她怎么给他收拾行李啊？不对！他说要自己跟他走？！

刚刚逃出生天的耳朵再次落入魔掌，少年狠狠拧了一下怒道：“笨猪！你当然跟我一起去圣智山，这都要我吩咐提醒不成？！”

泥人也有土性子，朱朱一边奋力抢救耳朵，一边低叫道：“我又不要求什么长生大道，去圣智山干什么？”

少年一愣，气道：“别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我愿意带上你，你还给我摆谱？！”

“我不想修仙，留在这里挺好的。”朱朱好不容易挣脱魔爪，护着耳朵飞快

跑开。

“你在这里无亲无故，饿死了都没人管，跟我到圣智山去拜师，只要能够成为外门弟子，一辈子衣食无忧，有圣智派包吃包住供奉到你死掉的那天，难道不好？”青衫少年眼底里闪过一丝算计，收敛了火气哼道。

他跟朱朱相处将近一年，已经大致摸清了她的想法，自然也很明白什么东西对她最有吸引力。果然朱朱一听便动了心，不过还是有些怀疑，“有这样的好事？成为他们的弟子难不难？都要做些什么？”

少年轻哼一声道：“不难，只要你通过他们的灵根测试就可以，平常就扫扫院子种种草药，很轻松的。如果不是答应过你外婆要照顾你，我还懒得这么麻烦呢！”

仔细盘算一下少年的话，他虽然把欺负奴役她当习惯，倒从不会骗她——应该说不屑于骗她。她这个样子，就连人贩子看见她也会远远绕道，身上翻不出几个铜板，无财无色，就没有什么值得人家打主意的。

外婆走了，坏蛋也走了，村里那些地痞混混一定会趁机来欺负她，她一个人孤零零的，日后很可能真的会凄惨。

终于，朱朱似乎认命了，挪回桌边机械地吃完自己那一碗，然后站起身收了碗筷，老老实实回房去收拾行李。

少年看着她忙碌的背影，心中泛起几丝得意，娘亲曾经说过，圣智派的伙食很差，弟子们平时洗衣洒扫等等事情都要自己动手，把这小笨猪拐上山，就不用烦恼这些琐事了，也算是完成了对朱朱的外婆的承诺，正是一举两得。

想起娘亲，少年飞扬的心情顿时染上黯然，低头抿唇不语。

朱朱不是不知道她跟了少年上山拜师，就要继续过被他奴役使唤的日子，不过总比自己一个人留在村里，以后老了无人照料直至饿死的好。而且自从他成为她的邻居，她做噩梦的次数似乎明显减少了，从前几乎每隔两三天就会被梦魇惊醒，可自从他来了之后，有时一个月都未必会做一次噩梦……大概噩梦也是怕恶人的。

离开前，朱朱到后山外婆坟前磕了三个头，背起装了食物和衣服的竹筐，摸摸手腕上外婆留给她的—只小小的铜镯子，回望了一眼生活了两年的小村庄，才转身跟着青衫少年走了。

青衫少年很潇洒地没有拿任何行李，把朱朱拐上他雇的牛车，自己找了个舒

服的位置闭目打坐。

朱朱看着熟悉的山林草木晃晃悠悠往后倒退，倒没有太多的不舍之情。只是，她忽然想起一个重要的问题——少年刚才说要在圣智山白吃白住，就要通过灵根测试！

朱朱直到被拐带走了才想到，她压根儿不知道灵根是什么东西，更不知道要如何通过测试，万一她通过不了，那可怎么办啊？

可是面前这个少年很明显不想理会她，她也不太敢打扰他，只好偷偷盯着他看了一眼又一眼。

一看看到中午，朱朱已经快看成斗鸡眼了。少年忽然睁开眼睛，傲慢道：“看了一个上午看够了没？要看就光明正大地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让你多看几眼也不会少块肉。”

自恋狂！朱朱心里暗骂，脸上却笑得很是谄媚，“我……我想问你一件事。”

“嗯？”

“那个灵根是什么东西？”

“说你是猪你还不认，现在才知道要问，早干吗去了？”

朱朱敢怒不敢言，车已经离开村子走了半天，要是少年发难把她赶下车，她可不会认路回去。

“放心吧！有我在，你一定能够留在圣智山的。”少年伸个懒腰，翻开她的竹筐，取了干粮大口大口吃起来，没有半点继续话题的意思。

朱朱并不知道，外婆为了让少年承诺照顾朱朱，付出了三枚筑基丹的代价。

筑基丹这种东西，在修仙大派中都是限量供应优秀弟子的稀缺灵丹，朱朱的外婆能拿出这种东西，分明也是修仙者，而且有这样大手笔的修仙者修为都不会太弱。

少年从小就见多了修仙者的功利现实，从朱朱外婆的态度可以看得出，她对朱朱的宠爱中带着一点诡异的慎重甚至是谦卑，朱朱如果只是普通少女，是不可能得到一个修仙者另眼相看的，即使两人是祖孙至亲。

所以少年一直怀疑，朱朱身上有秘密，很可能跟自己一样，是个有着绝顶天赋的修炼天才。就算他猜错了，以自己的资质，他到了圣智派绝对会大受重视，带一个小姑娘在身边，想必门派中人也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

晚上他们落脚到一个小镇上，出了这个小镇到圣智山都要走山路，没法继续坐车。少年带着朱朱走进镇里唯一的客栈，不知从哪里摸出两大串铜钱，对掌柜

道：“给我一个最好的房间。”

掌柜看看面前玉树临风的俊美少年，再瞄了瞄站在他身边一身乡土气息的朱朱，没有任何异议地让小二领他们去了房间。

小二退出房间后，朱朱终于忍不住建议道：“男女有别，我们是不是分开房间住比较好？”她跟少年非亲非故，怎么可以在一个房间里过夜？！

少年不屑地斜了她一眼，道：“就你这小身板，莫非还有本事强行对我不轨？”

谁要对你不轨？！我怕你对我不轨！

朱朱几乎气得内伤，然后很悲哀地发现，以她的外形，连她自己都不相信少年会对她不轨，难怪刚刚那个掌柜看他们同住一处，连半点暧昧表情都欠奉。

果然，很快地，小二就自动搬了板凳床板上来，三两下在房间一角架好一张小床。朱朱站在一旁郁闷不已，她一个人住惯了，不习惯与陌生人同房，但是她身上数不出几个铜板，不跟少年一起就要沦落街头了。

少年长臂一伸，拎过她背后的竹筐随手放在小床边，哼道：“你以为我想跟你住一处？我怕你一个人半夜做噩梦鬼叫起来，惊扰了别人还给我惹麻烦。你若知道感恩，就下去给我做顿好吃的。”

朱朱怔了一下，没想到少年竟然会记得她经常做噩梦的事。她低头想了想，终于乖乖接过他递来的一把铜钱，出去借客栈的厨房食材做晚饭。

一夜无话。第二天早上起来，少年带着朱朱出发进山。朱朱之前就经常进山采药，一般山路都难不倒她。两人认准了方向一路前行，饿了就采些野果充饥。

朱朱似乎天生就对草木属性十分了解，总能轻易找出味道好又安全的果子。少年早就发现了她这项“优点”，所以毫不客气地把找吃的任务摊派给她。

走走停停天色渐暗，少年选了溪边一处坡地过夜。朱朱正纠结于无床无被，就见少年随便弹了弹手指，地上眨眼多了一个帐篷，不由得看呆了。

少年敲了她的脑袋一下，笑道：“笨猪，储物戒指你没见过？你手上那镯子能放的东西比我这戒指只多不少。”

“储物戒指？镯子？”朱朱不敢相信地看看自己手上十分普通的铜镯子。

“你不会又是什么都不知道吧？你外婆都没跟你说过吗？”少年无力道。

朱朱摇摇头，一脸茫然。

少年早看出朱朱手上的铜镯子不是普通饰物，虽然上面没有一丝一毫的法力

气息，但表面那流云旋涡一样的花纹，与他的储物戒指如出一辙。

据传，这是一位隐居在丹国的著名炼器大师作品的特征，这些花纹其实是隐形的法阵，可以收敛法器法宝的气息，使之看起来像普通装饰品一般。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样处理过的法器法宝一旦认主之后，只有它的主人才可以用灵气将之开启，别人再无法打开窥探里面的东西。一旦主人身亡，储物空间里的东西也就再也拿不出来了，除非另一个能让这件法器法宝承认的人出现。

“笨猪！”少年懒得跟她多说，又从戒指里取出锅瓢被褥等，交代道：“我去抓些山鸡兔子什么的，你收拾一下东西生个火，不要走远，不然被狼叼走了我可懒得救你。”说完转身就往林子里走去。

朱朱觉得自己应该是第一次看见储物戒指这么“神奇的东西”，不过偏偏没什么惊诧的情绪，反而想起自己白白背了一路的竹筐，很是幽怨——恶人有这么方便的东西干吗不替她把竹筐也收进去？小气鬼！心里虽然愤愤不平，朱朱还是听话地拾了些干枯的树枝生火，从少年留下的那堆杂物里翻出一个锅子，从小溪里取了水架到火上烧，然后便转身去收拾帐篷。

忙碌了一阵，刚刚坐下打算休息，忽然听到山坡下传来人声，很快走上来一行九个人。

这些人其中六个是家丁打扮，背了大包小包的行李，身上都带着刀剑一类的兵器。为首的中年人身材壮硕，穿着铁青色锦袍，他身边一男一女年纪与朱朱相仿，都是十五六岁上下，男的俊朗女的秀丽，神情略带几分倨傲，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少爷小姐。

突然出现的这一行人也是看上这里的位置适合露营过夜，在远处就看见这边有火光，走过来却见只有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小姑娘坐在火堆旁。领头的中年人暗暗皱了皱眉头，也没有多理会，向身后的家丁摆摆手，让他们自去动手安营扎寨，准备晚餐。

面前火堆上的水很快烧开，朱朱将一路上收集的野菌野菜倒入其中，打算烧一锅热汤。诱人的香味飘散开来，在另一边扎营做饭的人忍不住暗吞口水，就连领头的中年人也不例外。他自觉见多识广，可也不曾闻过这么令人食指大动的香气。

他想了想，站起身走到朱朱面前，道：“小丫头，我给你一两银子，你这一锅汤卖与我吧。”

朱朱嘴巴张了张还未回答，就听见不远处传来少年的拒绝声，“不卖！”

中年人面色一沉，他身边的小少爷已经大声喝道：“大胆！你是什么人？我爹看上你这点粗食是给你们面子。你知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少年没理会他们，慢慢走到火堆前，将刚刚从林子里猎得的两只野兔递给朱朱，道：“去收拾干净，烤了吃。”

朱朱扫了火堆旁这几个人一眼，很听话地拎着兔子跑到小溪那边。

火堆旁，中年人正待说话，忽然被那小姐一手扯住衣袖，低声道：“爹，算了。”

中年人动作顿了顿，竟然真的听了女儿的话，不再吭声。小姐上前两步，对少年道：“这位前辈，方才多多得罪，万望不要见怪。”

中年人见一向眼高于顶的女儿如此忍让，知道面前这少年不是普通人，当即面容一整，拱手道：“在下廖天华，这是小女咏琪，犬子咏磷。刚才都是一场误会，失礼了……小哥可是要到圣智山求仙？”

廖家是附近一个颇有几分势力的小修仙家族，他的一双儿女都已经进入炼气期，尤其女儿小小年纪已经达到炼气期三层，她尚且对这少年口称前辈，那么这少年想必也是修士，而且修为比他女儿更高。

圣智派这几天广开山门招收新弟子，面前这少年出现在这里，十有八九是冲着这个去的。

少年对他们的恭敬态度视若无睹，自顾自坐到火堆旁，彻底将这三个人当成空气了。

廖咏磷大少爷当惯了，哪曾有人这么当面给他脸色看？尤其对方还是个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少年人，可不待他发作，就被咏琪一手拉住，强行扯了回去。

廖天华心里也是十分恼火，但他毕竟有些城府，从女儿的态度上猜想对方极可能是他们惹不起的人，所以也就勉强忍了。

朱朱将两只兔子洗剥干净回到火堆旁，廖家三人已经退走，少年正大口大口地喝汤，也不怕烫着。她随手将兔子展开，插上铁钎架到火上烧烤，然后取了小钵，研磨几枚可用作调味的野果，将果子酱汁均匀涂抹在烤得微黄的兔子身上。

一阵阵香气伴随着油脂滴落火焰的轻微爆响声散开，直把另一边廖家上下人等馋得口水直流。廖咏磷狠狠咬了一口家丁送来的半焦烤山鸡，又干又硬，不由得羡慕道：“那小丫头烤的什么东西，这么香！”

朱朱烤的东西不但很香，而且味道极好。两人在火堆边饱餐一顿，少年摸着

有点圆的肚子，觉得自己把朱朱带在身边，实在是一项英明的决定。

廖咏琪一直注意着这边的动静，见朱朱一人收拾了碗筷锅子到溪边去清洗，连忙起身走到溪边假装洗手，顺便跟她搭话。

“小妹妹，刚才我爹没吓着你吧？他老人家就是声音大点儿，没恶意的。”廖咏琪努力笑得亲热。

“哦……”朱朱心里还在为没能赚到那一两银子而郁闷。

“刚才匆匆忙忙，都没来得及请教，不知你家少爷高姓大名？”廖咏琪问道。

“他不是我家的。”朱朱无厘头地答了一句，抬眼见廖咏琪僵在脸上的笑容与隐藏在笑容下的不耐，忽然了悟，原来人家把她当成那恶人的丫鬟了！

“那你与他一道，总该知道他的姓名吧？”廖咏琪本来就不习惯与“下等人”打交道，说了这么几句，见朱朱还是一副愣头愣脑的德行，耐性几乎告罄。

“呃……我不知道。”朱朱看着廖咏琪眨眨眼睛，心里暗暗怨怪对方干吗要考验她的记忆力。刚认识的时候，少年似乎曾经提过，不过后来他们相处一直“你我”相称，平常她与少年都是深居简出，甚少接触外人，久而久之，她已经想不起来少年究竟姓甚名谁。

廖咏琪哪会信她的话，只当这是顺口推托，她不惜自降身价去跟个乡下丫头打交道，没想到竟然被拒之千里，顿时气恼不已，站起身拂袖而去。

等她走远，少年忽然从树丛阴影里走出来，敲了朱朱的脑袋一下，笑道：“算你聪明，你要是敢在我背后跟人乱说我的事，看我不把你踹到水里去。”

朱朱干笑两声，掩饰地低头继续刷锅子，一边偷偷往后退一点，蹲得离溪水远一些。

少年见她眼神闪烁，心念一动，瞬间明白过来，登时火冒三丈，一手揪住她的耳朵，一字一字道：“你不要告诉我，你不记得我叫什么名字！”

朱朱松开锅子痛叫起来：“你……你很久以前只讲过一次，我……我怎么记得住……”

“笨猪！你脑子里装的都是石头？我的名字你都记不住，该死的！”少年气极了，更加用力去拧她的耳朵。

朱朱疼得眼泪汪汪，求饶道：“我以后会记住，一定会记住！你放开我好不好？”

“你给我听清楚，用你的猪脑袋好好记牢了！我叫尹！子！章！”少年揪住她的耳朵低吼，吼完了还不忘再掐一下她的耳朵恐吓道：“你要再敢忘了，我就拧掉

你的猪脑袋!”

“不敢不敢!肯定绝对必然不敢!”朱朱很老实地指天誓地。

“哼!”

朱朱揉了揉被拧得通红的耳朵，委屈地道：“那以后有人问我，你是什么人，我要怎么答?”

尹子章没好气道：“就说你不知道就是了。”

晚上朱朱与尹子章同睡一个帐篷，所幸帐篷够大，累了一天的朱朱没力气尴尬别扭，裹着毯子缩在一角，很快就睡得人事不知。

半夜里忽然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声，将山坡上所有人都惊醒了。

朱朱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就见尹子章已经坐直了身子，眼神清明，脸上露出少见的凝重之色。

“怎么了?有狼?还是老虎?”朱朱想起刚才的惨叫声，马上想到可能有人被猛兽袭击了。

尹子章没有回答，掀开帘子，拉着朱朱出了帐篷。

山坡上，廖家上下已经全部站到一起，廖天华一家三口在中间，六名家丁只剩五人，个个手握兵刃站在外围严阵以待。廖咏琪见到尹子章，心情稍稍放松了些，圣智山一带有大量修士出没，从不曾听闻有什么了不得的凶猛妖兽，现场至少有三个炼气期的修士，应该足以应付一下。

廖天华扬声对尹子章道：“刚才在下一个家丁半夜起来去解手，惨叫声应该是他发出的。”

尹子章淡淡点了点头，目光缓缓扫过四周，最终越过廖家人等，定在东北边。就在此时，那边的树丛中一个有半人高的黑影忽然一跃而出。

月光之下看得分明，那是一只全身漆黑，头上长了一对古怪牛角的黑猿，拖着一具血淋淋的尸体，几个纵跃就跳到了离他们两丈多远的地方。尸体身上穿的正是廖家家丁的服饰，心口处被挖了一个大大的血洞，鲜血还在不住往外冒。

“是犀角黑猿!”廖咏琪失声惊呼。犀角黑猿是一阶妖兽中最难应付的，力大凶猛且嗜好袭击人类，级别虽然低，但炼气期低阶修士要对付起来难度不小。最糟糕的是，它们一般不会单独行动，每次出现至少会有两只以上。果然，很快树丛中又跳出了第二只、第三只黑猿，目露凶光，缓缓逼近廖家的人，喉咙里发出闷雷一般的吼声。